

A Cognitive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Polysemy of Fu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 Also 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Word Teaching

著者(英)	Qian Zhong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The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ume	40
page range	63-70
year	2016
URL	http://doi.org/10.18956/00007736

认知视角下“腹（腹·肚子）”一词多义的日汉对比研究 ——兼谈对词汇教学的启示

钟倩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ZhongQ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摘要: 在日语人体词的学习过程中, 往往出现望文生义或者和汉语惯用语张冠李戴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以日汉人体词“腹（腹·肚子）”为例, 借鉴原型理论及隐喻、转喻等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语义扩展进行分析, 进而构建日汉“腹（腹·肚子）”各自的语义认知网络, 最终提出其对词汇教学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腹（腹·肚子）”; 一词多义; 词汇教学; 启示

A Cognitive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Polysemy of Fu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lso 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Word Teaching

Abstract: Our students always get the Japanese words literally and make a confusion with Chinese words during their learning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Fu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s example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ir meaning ext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mentioned, whose fruits are to show the semantic networks about Fu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word teaching.

Key words: Fu; polysemy; word teaching; enlightenment

1. 引言

笔者注意到基础日语教学涉及大量人体词及其相关惯用表达, 且学生在该方面知识掌握上往往出现望文生义或者和汉语惯用语张冠李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与学生自身的词汇学习方法及教师的教授方法有着很大的关联。首先, 学生对词汇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且主要采取重复记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 其次传统的词汇教学也大多停留在教授词汇核心、常用意义及相关常见搭配的层面, 缺乏语义诱导及系统性的教学模式。由此导致学生对词汇, 尤其是对多义词的理解模糊而浅显。

近几年人体词一词多义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人体的几大主要部位, 如: 黄碧蓉(2010)、张可, 卢卫中(2013)、刘志成(2014)等, 其中也不乏以“胸、腹”为对象的研究, 如郑宇超(2012), 但基于日汉对比角度出发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作为补充研究, 本文试图以日汉人体词“腹（腹·肚子）”为例, 借鉴原型理论及隐喻、转喻等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语义扩展展开分析, 从而试图构建日汉“腹（腹·肚子）”各自的语义认知网络, 最后也希望通过对日汉“腹（腹·肚子）”一词的考察为词汇教学提供一些启发和积极作用。

2. 认知理据

一个多义词就是一个范畴, 其中有中心意义和边缘意义^[1]之分。Langacker (2000) 中指出“...a typical lexical item represents a complex category: it does not have just one meaning, but a variety of related senses... These senses comprise a network being linked by 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 也就是说多义词中最中心最突显的词义即为这个词语的原型词义。而根据原型理论我们知道, 人们往往首先认识一个语义域中最具典型性的成员

(即“原型”词义, 笔者加), 形成一个核心, 再由此出发认识与之相似、相近、相关的成员, 而这种词义引申往往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实现的。

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 “隐喻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仅存在于语言中, 也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就是隐喻的。”隐喻是一种近似关系, 涉及两个不同认知域, 其理解过程即为始源域事物特点向目标域事物映射的过程。同时, Lakoff 还对隐喻进行了分类, 即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 而实体隐喻最典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容器隐喻^[2]。

与之对应, 转喻常常涉及同一认知域中相接近或相关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Lakoff & Johnson (1980) 认为: “我们用一个实体去指另一个相关的实体就称为转喻。”也就是说转喻是一种“接近”和“突显”的关系, 即采用一个突显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 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替代关系。

3. 日语“腹”的一词多义考察

由于不同词典对于词汇的义项选择和编排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因此收录在词典中的词义和义项数量也不尽相同。为了对日汉“腹”一词进行全面考察, 本文在参考多本词典的基础上, 对“腹”的各个义项进行归并, 整理如下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日语“腹”的释义及用例主要来源于《日本国语大辞典》^[3], 辅之参考了《广辞苑(第五版)》等。

3.1 日语“腹”的语义

基本义^[4]:

① 脊椎動物の腹部、即ち胸の横隔膜と腰の骨盤の間で、胃・腸・子宮などの内臓をおさめている部分。また、背腹性をしめず動物では、地面に面する側面をいう。(脊椎動物の腹部, 介于胸隔膜与骨盆之间, 包括胃、肠、子宫等; 又用于指称爬行动物身体朝向地面的一侧。)

例: 腹が張る // 肚子发胀 腹を抱える // 捧腹大笑

引申义:

② 背に対して、体の前側。また、物の内側にあたる部分。(与“背”相对, 意指身体前侧。也用于表示物体内部。)

例: 背に腹はかえられぬ // 原指不能为了保住身后的背部而牺牲前面的腹部, 后引申为“弃车保帅”之意。

③ 消化器、ことに胃腸。(消化器官, 特别是肠胃。)

例: 腹をこわす // 坏肚子

④ (「胎」とも書く) 子が宿るところ、母の胎内。また、そこに子が宿っていること。転じて、その女の胎内から生まれたことや、その生まれた人。(亦写作“胎”, 表示孕育孩子的母体, 胎内; 亦指怀孕; 后用于指代女人分娩及出生之人。)

例: 腹違いの兄弟 // (同父) 异母兄弟 腹を痛める // 分娩之苦

⑤ 物の中央の膨らんだところ。(物体中央突起部分。)

例: 指の腹 // 手指肚儿 徳利の腹 // 茶壶肚子

⑥ 人に示さない心の内。本心。(内心, 真心。)

例: 腹を割る // 推心置腹

⑦ 気持ち。(心情)

例: 腹が立つ // 生气

⑧ 度量。包容力。(度量, 包容力。)

例: 腹が太い // 度量宽

⑨ 祖先を同じくする血族。氏族。(同一祖先的亲族; 氏族。)

⑩ かめなど胴部のふくらんだ器物を数える語。(用于计量瓶子等中部突起的容器。)

例：酒八甕（はら） // 八瓮酒

⑩ 魚の鰻を数える語。（用于计量鱼卵。）

例：たらこ一腹 // 一肚子鱼卵

3.2 日语“腹”的语义扩展机制分析

3.2.1 隐喻

《日本语源大辞典》（2005）中就日语“腹”一词的语源有如下记载“中高に張っているところからハル（張）の義。食べると張るところからハル（張）の義（由中部突起而引申“鼓出、鼓起”之意。也有一说为由吃完东西腹部鼓起而得）。”可见，腹部“鼓起、突出”这一形貌特征十分突显。同时腹部位于人体躯干中部，基于形貌及位置特征的相似性，在隐喻认知模式下实现人体域向具体事物域的投射，从而引申出义项⑤“物体中部突起之处”，如：“指的腹（手指肚儿）”、“德利的腹（茶壶肚子）”等。

腹腔内收纳了胃、肠等内脏器官，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容器，而容器的一个主要功能即为收纳。基于此种功能特征的相似性，在隐喻认知模式下实现由物理空间域向心理空间域的映射，从而引申出义项⑧“包容力、度量”。同时容器还存在有界性，即有内外之分。而腹部收纳了胃肠等内脏器官，即为内部。基于此种特征的相似性，在隐喻认知机制作用下实现从人体域向具体事物域的投射，从而引申出义项②中的“事物内部”之意。

此外，由于容器的材质不同，有些可以由外看到里面的内容物，有些则不可。基于此种经验联想，我们可以将腹部看作是非透明的容器，即从外侧无法透视内部内容。而人的内心往往掩盖于外表之下，难于揣测。基于此种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实现由人体域向抽象域的投射，从而引申出义项⑥“内心”。

3.2.2 转喻

腹腔内包含胃肠等内脏，而胃肠又是主要的食物消化器官。由此基于“整体一部分”的转喻认知模式下，用“腹”指代“消化器官”，引申出义项③。同时，女性的腹部还包含子宫在内。而子宫具备孕育生命的功能，义项④则基于此种功能相关性，用“腹”这一人体部位指代“怀孕”，属于“主体—功能”的转喻认知模式。进而在“行为—结果”的转喻认知模式下，用“腹部”指代从中分娩的婴儿，引申出“出生之人”。

3.2.3 隐转喻

我们可以将腹视为一个容器，其内容物不仅限于实物，它还可以容纳抽象事物，如情感。情感是人内心的一些体验，因此自然可将之看作是装在腹部这个大容器内的内容物。如“腹が立つ”中“腹”表示怒气，而“腹が立つ”整体则指“怒气上升”，即生气。由此看来，义项⑦是在容器隐喻的基础上，通过“容器—内容物”的转喻认知机制引申而成的。

义项⑨是在义项④的基础上引申的。首先义项④用分娩的“腹部”指代从中分娩的婴儿，引申出“出生之人”。由此分娩之人与出生之人自然而然存在母子关系，基于此种联想，在隐喻认知机制下实现人体域向抽象关系域的投射，进而引申出“亲族关系”之意。

日语“腹”所引申的语义范畴还涉及“量词”，可用于计量容器。义项⑩“酒八甕”中的“甕（はら）”指的是盛酒的容器—瓮，首先基于该容器与腹部在形貌位置特征上的相似性实现以身喻物，在此基础上通过“部分—整体”的转喻认知机制，用容器突起的中间部分“腹”指代整个容器。此外，“腹”还可以用于计量鱼卵，如“たらこ一腹（一肚子鱼卵）”。首先，我们可以将鱼腹看做一个容器，在容器隐喻的基础上，通过“容器—内容物”的转喻认知模式，实现用“腹”指代其内容物“鱼籽”，从而引申义项⑪。

4. 汉语“腹·肚子”的一词多义考察

与日语“腹”相对应，汉语中用“腹”及“肚子”来指称同一部位。经笔者考察发现“腹”与“肚子”的释义大致相同，此处将其加以合并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其具体义项及用例主要来自《汉语大词典》^[5]，同时参照《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

4.1 汉语“腹·肚子”的语义

基本义:

- ① 一般指人和脊椎动物躯干的一部分，介于胸和骨盆之间。人的腹在胸的下面，动物的腹在胸的后面。（人間と脊椎動物の腹部、即ち胸と腰の骨盤の間の部分を指す。また、背腹性をしめず動物では、地面に面する側面をいう。）

引申义:

- ② 前面。（体の前側、前の方。）
例：腹背受敌 // 腹背に敵を受ける
- ③ 亦指人的肠胃部分。（人間の胃・腸を指す。）
例：拉肚子 // お腹を壊す
- ④ 物体凸起或中间鼓出的部分。（鼎や瓶などの器物の膨らんでいる部分。）
例：炉肚儿 // こんろの腹 手指肚儿 // 指の腹
- ⑤ 比喻事物内部或表面的中心部分。（物の内部あるいは表面の中心部）
例：腹地 // 奥地
- ⑥ 指内心。（内心。）
例：推心置腹 // 誠意を持って人に当たる
- ⑦ 包罗；容纳。（網羅する、収容する。）
例：唐孟郊《大隐咏 赵记室俶在职无事》：“大道母群物，达人腹众才。” // 大きい道であるからこそ万物を作り出すことができる。学者として成果を収めるのにいろいろな才能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筆者訳）
- ⑧ 指怀孕。（妊娠する。）
例：有了肚儿。 // 妊娠した。

4.2 汉语“腹·肚子”的语义扩展机制分析

4.2.1 隐喻

义项④基于形貌特征的相似性基础，在隐喻认知模式下，实现由人体域向具体事物域的投射，用于表示“鼎、瓶子等器物的中空而凸出的部分”。

腹部位于人体躯干中部，介于胸和骨盆之间。基于此种位置特征的类型性，由人体域投射到具体事物域实现以身喻物，从而引申义项⑤“物体表面中心部分”之意。此外，根据容器隐喻理论，我们可以将腹视为一种容器，且容器存在有界性，即有内外之分。而腹部收纳了胃、肠等内脏器官，即为内部。基于此种特征的相似性，在隐喻认知机制下实现由人体域向具体事物域的投射，从而引申出“事物内部”之意。

义项⑥与日语“腹”义项⑥相同，将腹部视为一种非透明容器，即无法由外侧看到里面内容物；而人心也往往掩盖于外表之下，难于揣测。基于此种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实现从人体域向抽象域的投射，从而引申出义项⑥“内心”。

4.2.2 转喻

腹部作为人体躯干的一部分，同时基于位置的相关性，用该部位指代整个“身体前侧”，从而引申出义项②，属于“部分—整体”转喻的认知模式。

义项③“指人的肠胃部分”与日语“腹”义项③的引申相同，都是基于“整体—部分”的转喻认知模式引申而成。同时，女性的腹腔还包含子宫在内，而子宫具备孕育生命的功能，义项⑧则是基于此种功能相关性，用“腹”这一人体部位指代“怀孕”，属于“主体—功能”的转喻认知模式。而例句“有了肚儿”则是突显了孕妇的典型性特征即大肚子，属于“部分—整体”的转喻认知模式。

4.2.3 隐转喻

腹腔容纳了胃、肠等内脏器官，基于容器隐喻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容器，而容器的一个主要功能即为容纳，基于此种功能特征的相关性，在“主体—功能”的转喻认知模式下，引申出义项⑦“包罗；容纳”。

5. 异同对比

以上就日汉人体词“腹（腹·肚子）”的一词多义现象进行了考察，我们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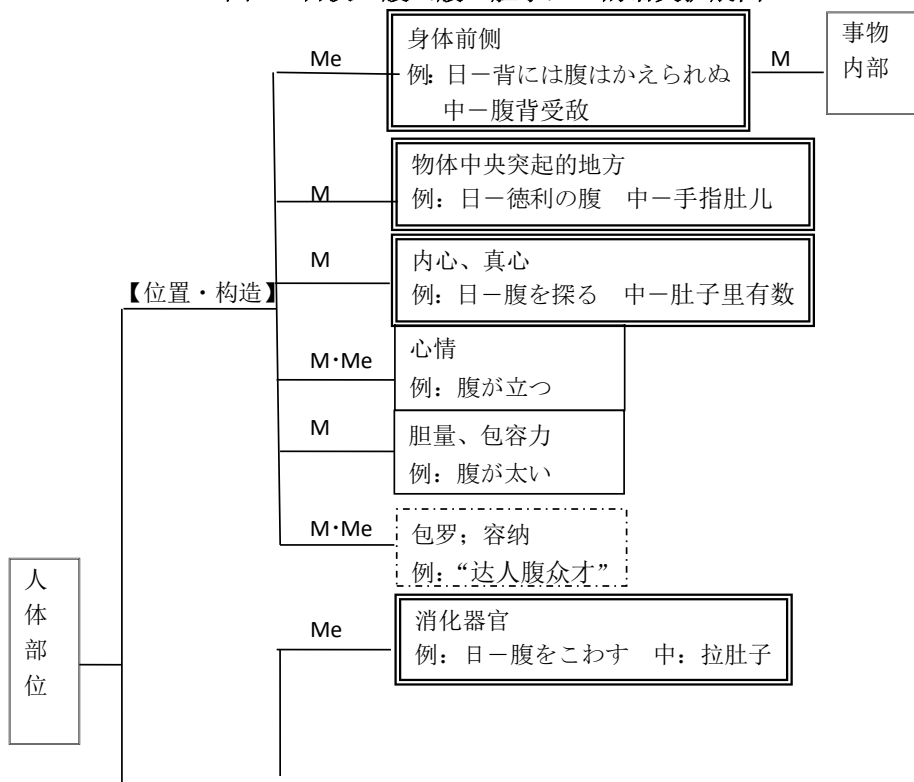
(1) 日汉“腹（腹·肚子）”的语义扩展类型^[6]均为：以辐射型为主，连锁型为辅的综合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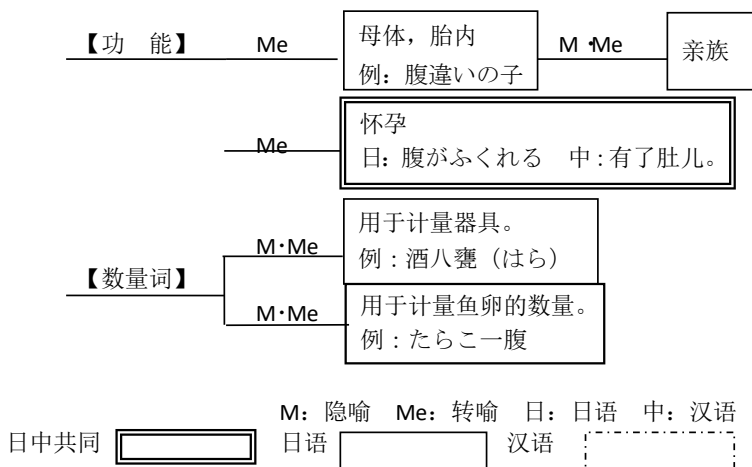
(2) 在日汉“腹（腹·肚子）”一词的语义扩展过程中隐喻和转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语“腹”的10项引申义中，基于隐喻引申的为4项，转喻为2项；与之对应汉语“腹·肚子”的7项引申义中，基于隐喻、转喻引申的各3项。同时隐、转喻两者之间也是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的，如日语“腹”义项⑦、⑨、⑩、⑪及汉语“腹”义项⑦均为隐喻、转喻共同作用的例子。这也恰恰为隐转喻连续统一体的关系提供了又一佐证。

(3) 从语义范畴^[7]来看，日语“腹”涉及语义范围较广，除日汉语共同引申的如“具体事物”、“身体器官”、“行动”以外，还涵盖“量词”、“抽象事物”的语义范畴，如酒八甕（八瓮酒）、たらこ一腹（一肚子鱼籽）、腹が立つ（生气）、腹が太い（度量宽）等。而汉语“腹”还引申出从属“行动”范畴的“包罗；容纳”之意，如“达人腹众才”。

(4) 从语义取象^[8]来看，日语“腹”基于该部位“包括胃、肠、子宫等在内”这一结构特征所引申的义项共有6项，其中基于容器隐喻的多达4项；而基于“腹部介于胸和骨盆之间，位于人体躯干中部”这一位置特征所扩展的义项共有4项。汉语“腹·肚子”的引申义也大多基于腹部结构特征，容器隐喻共计3项；基于位置特征引申的亦为3项。由此可见：日汉“腹（腹·肚子）”的语义取象同为“中部突出的容器”，这一点也证实了“许多语言只要以人类相同的生理基础为取象，取象结构往往是相似的”（马清华，2000）这一论断。

图1：日汉“腹（腹·肚子）”的语义扩展图





6. 对词汇教学的启示

按照奥斯丁的说法^[9], 一词多义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 这是一词多义产生的内在认知基础和规律。而人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无须也不可能学习每一个含义 (词典中也不可能列出所有含义), 但学习者在学习了基本含义后, 就能按照认知的规律思维方式, 推导出在不同的语境下该词义的确切含义, 并很容易掌握它。可见将认知规律应用于教学对于多义词乃至于词汇教学本身都是值得尝试的。

本文借鉴隐喻、转喻等认知理论对日汉“腹(腹·肚子)”一词多义现象进行了考察, 从中得出以下几点对词汇教学的启示:

(1) 强调人体词原型词义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 多义词中最中心最显著的词义即为该词语的原型词义, 而其他的词义是通过其原型词义引申而来的。因此, 引导学生识别原型词义是进行语义分析的前提所在。

(2) 引导学生进行语义推导

隐喻、转喻是主要的词义引申手段, 因此在学生学习中心词义即原型词义之后, 可尝试导入隐喻、转喻等认知理论。例如本文在人体词“腹(腹·肚子)”的一词多义分析中, 将其各个义项按照隐喻、转喻及隐转喻进行归类, 并试图构建“腹(腹·肚子)”一词的语义认知网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借助认知规律帮助学生进行语义分析和推导, 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各个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有利于培养其从原型语义向外扩展的思维模式, 从而优化学习策略。

(3) 引导学生进行日汉对比分析

引导学生对比分析日汉人体词的语义扩展规律。如本文在“腹(腹·肚子)”一词的语义分析中, 主要从扩展类型、语义范畴、语义取象等方面进行了日汉对比。如此一来既可以启发学生与母语的语义扩展规律作比较, 减轻其记忆负担; 同时也可有效地减少或避免“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的问题。

(4) 强调文化要素的重要作用

如铃木孝夫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说: “人的眼睛不是‘摄影机’, 因此在看待事物时无法做到所有人都一样, 其中一定会掺杂文化性选择。”文化要素在人体词及其相关惯用表达的意义理解方面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穿插相关文化背景的讲解, 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词义的理解。

注释：

- [1] 中心意义即为本文中的“基本义”，而边缘意义即为本文中的“引申义”。
- [2] 容器隐喻：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可出。
- [3] 《日语国语大辞典》为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国语辞典，所收条目义项较为完备，释义准确，用例丰富。因此以权威辞书作为主要材料依据，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避免在义项归并及释义上的主观性。
- [4] 以下（ ）内及例句//之后为对应日汉译文。
- [5] 《汉语大词典》中所收条目义项完备，释义确切，层次清楚，文字简练。因此以权威辞书作为主要材料依据，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在义项归并及释义上的主观性。
- [6] 语义扩展类型可分三类：①辐射型，即派生义从字面义向四周辐射，各个派生义相对独立；②连锁型，即源于字面义的派生义又可派生出其他意义；③综合型：即为辐射型和连锁型的综合。
- [7] 孙影(2012)中有关语义范畴的划分标准：将人体词语义划分为10个具体的语义范畴，分别为：1) 身体器官；2) 具体事物；3) 行动；4) 人；5) 抽象事物；6) 空间；7) 时间；8) 性质；9) 量词；10) 虚词。
- [8] 赵倩(2013：65-66)中指出：语义取象即语义取自某种意象。也就是从认知角度寻找语义中突显的特征。
- [9] 参照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0.

参考文献：

- 黄碧蓉. (2010) ‘人体词语“手”个案的语义体系研究’, 外语研究(8): 14-18.
- 张可、卢卫中. (2013) “足”隐喻的认知研究’,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 1-4.
- 刘志成. (2014) ‘英汉人体词“heart”和“心”认知对比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106-113.
- 马清华. (2000) ‘隐喻意义的取象与文化认知’, 外语教学与研究(5): 267-273.
- 孙影, 成晓光. (2012) ‘身体词词义演变的认知解析’. 外语研究(2): 26-29.
- 熊苇渡. (2012) ‘从隐喻认知视角看中日语惯用句差异—以含“手”的身体惯用句为例’, 兰州学刊(8): 193-196.
- 郑宇超. (2012) ‘体验哲学视阈中的日语惯用句语义研究—以“胸”和“腹”为中心’, 外语学刊(3): 58-61.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鈴木孝夫. (1999) *ことばと文化*. 东京: 岩波新書.
- 赵倩. (2013) 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梅倬忠夫等. (1992) *日本語大辞典*. 东京: 講談社.
- 新村出編. (1998) *広辞苑* (第五版). 东京: 岩波書店.
- 前田富祺. (2005) *日本語源大辞典*. 日本: 小学館.
-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1996) *汉语大词典*.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辞海编辑委员会. (2002) *辞海*.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本文为 2013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文化认知视角下的汉日人体词对比研究（GD13XWW182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单位&职称：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讲师

邮 箱：syousei1984@163.com